

庫文有萬
種一千一集一第
編主五雲王

要提目總書全庫四

(九十二)
撰等瑤永

行發館書印務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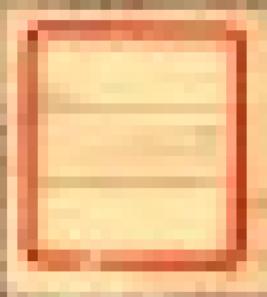


南宮子圖
卷十一
周易解說

易經世說音義序

卷之二
周易解說

白易解說序言



要提目總書全庫四

(九十二)

撰等璗永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一百四十八

集部總敘

集部之目楚辭最古別集次之總集次之詩文評又晚出詞曲則其間餘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書無稱屈原宋玉工賦者洎乎漢代始有詞人述其著作率由追錄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遺書魏文帝亦詔天下上孔融文章至於六朝始自編次唐末又刊版印行事見貫休禪月集序夫自編則多所愛惜刊版則易於流傳四部之書別集最雜茲其故歟然典冊高文清辭麗句亦未嘗不高標獨秀挺出鄧林此在翦刈卮言別裁僞體不必以猥濫病也總集之作多由論定而蘭亭金谷悉觴咏於一時下及漢上題襟松陵倡和丹陽集惟錄鄉人篋中集則附登乃弟雖去取僉孚衆議而履霜有漸已爲詩社標榜之先驅其聲氣攀援甚於別集要之浮華易歛公論終明歸然而獨存者文選玉臺新詠以下數十家耳詩文評之作著於齊梁觀同一八病四聲也鍾嵘以求譽不遂巧致譏排劉勰以知遇獨深繼爲推闡詞場恩怨互古如斯冷齋曲附乎豫章石林隱排乎元祐黨人餘釁報及文章又其已事矣固宜別自存之各核其實至於倚聲末技分派詩歌其間周柳蘇辛亦遞爭軌轍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輕姑附存以備一格而已大抵門戶構爭之見莫甚於講學而論文次之講學者聚黨分朋往往禍延宗社操觚之士筆舌相攻則未有亂及國事者蓋講學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時政其事與權勢相連故其患大文人詞翰所

爭者名譽而已。與朝廷無預。故其患小也。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以嚴嵩爲祭相。而以殺楊繼盛爲稍過當。豈其捫心清夜。果自謂然。亦朋黨既分。勢不兩立。故決裂名教而不辭耳。至錢謙益列朝詩集。更顛倒賢姦。葬良泯絕。其貽害人心風俗者。又豈渺哉。今掃除畛域。一準至公明以來諸派之中。各取其所長。而不回護其所短。蓋有世道之防焉。不僅爲文體計也。

集部一

楚辭類

哀屈宋諸賦定名楚辭。自劉向始也。後人或謂之騷。故劉勰品論楚辭以辨騷標目。考史遷稱屈原放逐。乃著離騷。蓋舉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襲騷名。則非事實矣。隋志集部以楚辭別爲一門。歷代因之。蓋漢魏以下。賦體既變。無全集皆作此體者。他集不與楚辭類。楚辭亦不與他集類。體例既異。理不得不分著也。楊穆有九悼一卷。至宋已佚。晁補之朱子皆嘗續編。然補之書亦不傳。僅朱子書附刻集註後。今所傳者大抵註與音耳。註家由東漢至宋遞相補苴。無大異詞。迨於近世。始多別解割裂袖綴。言人人殊錯。簡說經之術。蔓延及於詞賦矣。今竝刊除杜竄亂古書之漸也。

【楚辭章句十七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漢王逸撰。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順帝時官至侍中。事蹟具後漢書文苑傳。舊本題校書郎中。蓋據其註是書時所居官也。初劉向裒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屢九懷。及向所作九嘆。共爲楚辭十六篇。是爲總集之祖。逸又益以己作九思。與班固二敘爲十七卷。而

各爲之註。其九思之註。洪興祖疑其子延壽所爲。然漢書地理志藝文志。即有自註事在逸前。謝靈運作山居賦亦自註之。安知非用逸例耶。舊說無文。未可遽疑爲延壽作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有古文楚辭釋文一卷。其篇第首離騷次九辨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九歎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迴與今本不同。興祖據逸九章註中稱皆解於九辨中。知古本九辨在前。九章在後。振孫又引朱子之言。據天聖十年陳說之序。謂舊本篇第混併。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第。知今本爲說之所改。則自宋以來已非逸之舊本。又黃伯思東觀餘論。謂逸註楚辭序皆在後。如法言舊本之例。不知何人移於前。則不但篇第非舊併。其序亦非舊矣。然洪興祖考異於離騷經下註曰。釋文第一無經字。而逸註明云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則逸所註本確有經字。與釋文本不同。必謂釋文爲舊本。亦未可信。姑存其說可也。逸註雖不甚詳賅。而去古未遠。多傳先儒之訓詁。故李善註文選全用其文。抽思以下諸篇註中。往往隔句用韻。如哀憤結緝慮煩冤也。哀悲太息損肺肝也。心中詰屈如連環也之類。不一而足。蓋仿周易象傳之體。亦足以考證漢人之韻。而吳棫以來談古韻者。皆未徵引。是尤宜表而出之矣。

【楚辭補註十七卷】內府藏本 宋洪興祖撰。興祖字慶善。陸游渭南集有興祖手帖跋。稱爲洪成季慶善。未之詳也。丹陽人。政和中登上舍第。南渡後召試。授秘書省正字。歷官提點江東刑獄。知真州。饒州。後忤秦檜。編管昭州卒。事蹟具宋史。儒林傳。周麟之海陵集有興祖贈直敷文閣制。極褒其編纂之功。蓋檜死。乃昭雪也。案陳振孫書錄解題。列補註楚辭十七卷。考異一卷。稱興祖少時從柳展。如得東坡手校十卷。凡諸本異同。皆兩出之後。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參校。遂爲定本。始補王逸章句之未備者。成

書又得姚廷輝本作者異附古本釋文之後又得歐陽永叔孫莘老蘇子容本於關子東葉少協校正以補考異之遺云云則舊本兼載釋文而考異一卷附之在補註十七卷之外此本每卷之末有汲古後人毛表字奏叔依古本是正印記而考異已散入各句下未知誰所竄亂也又目錄後有興祖附記稱鮑欽止云辨騷非楚辭本書不當錄班固二序舊在九嘆之後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云此本離騷之末有班固二序與所記合而劉勰辨騷一篇仍列序後亦不詳其何故豈但言其不當錄而未敢遽刪歟漢人註書大抵簡質又往往舉其訓詁而不備列其考據興祖是編列逸註於前而一疏通證明補註於後於逸註多所闡發又皆以補曰二字別之使與原文不亂亦異乎明代諸人妄改古書恣情損益於楚辭諸註之中特爲善本故陳振孫稱其用力之勤而朱子作集註亦多取其說云

【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內府藏本 宋朱子撰以後漢王逸章句及洪興祖補註二書詳於訓詁未得意旨乃櫟括舊編定爲此本以屈原所著二十五篇爲離騷宋玉以下十六篇爲續離騷隨文詮釋每章各繫以興比賦字如毛詩傳例其訂正舊註之謬誤者別爲辨證二卷附焉自爲之序又刊定晁補之續楚辭變離騷二書錄荀卿至呂大臨凡五十二篇爲楚辭後語亦自爲之序楚辭舊本有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思晁本刪九思一篇是編并削七諫九懷九歎三篇益以賈誼二賦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以七諫以下詞意平緩意不深切如無病而呻吟者也晁氏續離騷凡二十卷變楚辭亦二十卷後語刪爲六卷去取特嚴而揚雄反騷爲舊錄所不取者乃反收入自序謂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周密齊東野語記紹熙內禪事曰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

卒朱熹爲之註離騷以寄意焉然則是書大旨在以靈均放逐寓宗臣之貶以宋玉招魂抒故舊之悲耳固不必於箋釋音叶之間規規爭其得失矣

【離騷草木疏四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吳仁傑撰 仁傑有古周易已著錄是編末有仁傑慶元丁巳自序謂梁劉杳有草木疏二卷見於本傳其書已亡杳疏凡王逸所集者皆在焉仁傑獨取二十五篇疏之其大旨謂離騷之文多本山海經故書中引用每以山海經爲斷若辨夕攬洲之宿莽句引朝歌之山有莽草焉爲據駁王逸舊註之非其說甚辨然騷人寄興義不一端瓊枝若木之屬固有寓言澧蘭沅芷之類亦多即目必舉其隨時抒望觸物興懷悉引之於大荒之外使靈均所賦悉出伯益所書是澤畔行吟主於侈其博贍非以寫其哀怨是亦好奇之過矣以其徵引宏富考辨典核實能補王逸訓詁所未及以視陸璣之疏毛詩羅願之翼爾雅可以方軌並駕爭鷺後先故博物者恆資焉迹其賅洽固亦考證之林也此本爲影宋舊鈔末有慶元庚申方燦跋又有校正姓氏三行蓋仁傑官國子學錄時屬燦刊於羅田者舊版散佚流傳頗罕寫本僅存亦可謂藝林之珍笈矣

【欽定補繪離騷全圖二卷】國朝蕭雲從原圖乾隆四十七年奉敕補繪雲從字尺木當塗貢生考天問序稱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诡及古聖賢怪物異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是天問一篇本由圖畫而作後世讀其書者見所徵引自天文地理蟲魚草木與凡可喜可愕之物無不畢備咸足以擴耳目而窮幽渺往往就其興趣所至繪之爲圖如宋之李公麟等皆以此擅長特所畫不過一篇一章未能赅極情狀雲從始因其章句廣爲此圖當時咸推其工妙

爲之鐫刻流傳原本所有祇以三閭大夫鄭詹尹漁父合繪一圖冠於卷端及九歌爲九圖天問爲五十
四圖而目錄凡例所稱離騷經遠遊諸圖竝已闕佚香草一圖則自稱有志未逮核之楚辭篇什挂漏良
多皇上幾餘披覽以其用意雖勤而脫略不免特命內廷諸臣參考釐訂各爲補繪於離騷經則分文析
句次爲三十二圖又九章爲九圖遠遊爲五圖九辯爲九圖招魂爲十三圖大招爲七圖香草爲十六圖
於是體物摹神粲然大備不獨原始要終篇無剩義而靈均旨趣亦藉以考見其比興之原仰見大聖人
游藝觀文意存深遠而雲從以繪事之微荷蒙宸曠得爲大輅之椎輪實永被榮施於不朽矣

【山帶閣註楚辭六卷楚辭餘論二卷楚辭說韻一卷】通行本

國朝蔣驥撰驥字涑塍武進人是書自

序題康熙癸巳而餘論上卷有庚子以後復見安溪李氏離騷解義之語蓋餘論又成於註後也註前冠
以史記屈原列傳沈亞之屈原外傳楚世家節略以考原事蹟之本末次以楚辭地理列爲五圖以考原
涉歷之後先所註即據事蹟之年月道里之遠近以定所作之時地雖穿鑿附會所不能無而徵實之談
終勝懸斷餘論二卷駁正註釋之得失考證典故之同異其間詆訛舊說頗涉輕薄如以少司命爲月下
老人之類亦幾同戲劇皆乖著書之體而汰其冗蕪簡其精要亦自瑕不掩瑜說韻一卷分以字母通以
方音又博引古音之同異每部列通韻叶韻同母叶韻三例以攻顧炎武毛奇齡之說夫雙聲互轉四聲
遞轉之二例沙隨程迥已言之非曠之叔論然實不知先有聲韻後有字母聲韻爲古法字母爲梵學而
執末以繩其本至於五方音異自古已然不能謂之不協亦不能執以爲例黃庭堅詞用蜀音以笛韻竹
林外詞用閩音以掃韻鎖是可據爲典要謂宋韻盡如是乎又古音一字而數叶亦如今韻一字而重音

佳字佳麻竝收寅字支真竝見是即其例使非韻書俱在亦將執其別音攻今韻之部分乎蓋古音本無成書不過後人參互比校擇其相通之多者區爲界限猶之九州列國今但能約指其地而不能一一稽其犬牙相錯之形驥不究同異之由但執一二小節遽欲變亂其大綱亦非通論以其引證浩博中亦間有可採者故仍從原本與餘論竝附錄焉

右楚辭類六部六十五卷皆文淵閣著錄

楚辭類存目

【天問天對解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楊萬里撰萬里有易傳已著錄是書取屈原天問柳宗元天對比附貫綴各爲之解已載入誠齋集中此其別行本也訓詁頗爲淺易其間有所辨證者如天問雄虺九首儻忽焉在引莊子南方之帝曰儻北方之帝曰忽證王逸註電光之誤特因天對儻忽之居帝南北海而爲之說又如天問鯀魚何所鼈堆焉處獨謂堆當爲雀鼈雀在北號山如鷄虎爪食人證王逸註奇獸之誤亦因天對鼈雀在北號惟人是食而爲之說未嘗別有新義也

【楚辭集解八卷蒙引二卷考異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汪瑗撰瑗字玉卿歙縣人是書集解八卷

惟註屈原諸賦而宋玉景差以下諸篇弗與蒙引二卷皆辨證文義考異一卷則以王逸洪興祖朱子三本互校其字句也楚辭一書文重義隱寄託遙深自漢以來訓詁或有異同而大旨不相違舛瑗乃以臆測之見務爲新說以排詆諸家其尤舛者以何必懷故都一語爲離騷之綱領謂實有去楚之志而深闢

洪興祖等謂原惓惓宗國之非。又謂原爲聖人之徒，必不冒自沈於水，而痛斥司馬遷以下諸家言死於汨羅之誣。蓋掇拾王安石聞呂望之解舟詩李壁註中語也，亦可爲疑所不當疑，信所不當信矣。

【離騷草木疏補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屠本畯撰。本畯有閩中海錯疏已著錄。是書以宋吳仁傑離騷草木疏多有未備，特於香草類增入麻秬黍蕕藻稻粢麥梁八種。於嘉木類增入楓梧二種。其餘於仁傑疏多所刪汰，自謂明簡過之。而實則反失之疎略。又每類冠以離騷本文及王逸註，挺於詩之小序，亦無關宏旨。徒事更張。至仁傑謂宿莽非卷葹斥王逸註及郭璞爾雅註之誤。本畯是書引羅願爾雅翼以明之。不知其引南越志寧鄉草名卷葹江淮閒謂之宿莽者，正主郭之說，不免自相刺謬。尤失於考證矣。

【楚騷協韻十卷附讀騷大旨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屠本畯撰。此本惟題曰屠畯，蓋未改名以前刻也。本畯以朱子楚辭集註韻爲未備，故廣爲此書。然所增實未盡，當古無韻書，各以方音取讀。方音南北互殊，不免大同而小異。如離騷朕皇考曰伯庸維庚寅吾以降，降讀戶工切，又重之以修能。紉秋蘭以爲佩，能讀奴來切，皆古音也。至肇錫予以嘉名字余曰靈均，則方音矣。江以南真庚互叶。今世尙然本畯必讀名彌延反，均居員反，殊爲牽合。本畯又好取說文字體，改今楷法以爲楚騷文字，在小篆未變之前寫楚辭，宜用小篆分草。今刊本雖用隸書，然宜以六書善本正其差譌。夫隸體與分草之興，初不相遠。且意取簡易，與篆固殊。若盡依說文改變形體，以爲能守六書之義，轉爲煩重。則但作篆可耳矣。以隸爲是，亦好奇之過也。

【楚辭聽直八卷合論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黃文煥撰 文煥有詩經考已著錄 崇禎中文煥坐黃道周黨下獄 因在獄中著此書 蓋借屈原以寓感 其曰聽直即取原惜誦篇中臯陶聽直語也 其例凡評謂之品 許謂之箋 九歌九章諸篇標題下又有總品 其篇次首離騷次遠遊次天問次九歌次漁父次卜居次九章又據王逸之註 以大招或稱屈原 又據司馬遷屈原賈生傳贊 有讀原離騷招魂哀郢語 竝以大招招魂附於篇末與舊本皆異 合論一卷 即以發明聽直之旨 有合論一篇者 聽離騷聽遠遊聽天問聽九歌聽卜居漁父聽九章聽二招七篇是也 有合論全書者 聽忠聽孝聽年聽次聽複聽芳聽玉聽路聽女聽禮十篇是也 大抵借抒牢騷不必盡屈原之本意 其詞氣傲睨恣肆亦不出明末佻薄之習也

【楚辭評林八卷】內府藏本 明沈雲翔編 雲翔字千仞慶城人 是書成於崇禎丁丑因朱子集註雜採諸家之說 標識簡端 完碎殊甚 蓋坊賈射利之本也

【天問補註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 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 是編以朱子楚辭集註於天問一篇多所闕疑 又謂世或牽引天問造飾襲積因以爲說 而淺陋者更且牽引而註之 奇齡喜撫朱子之失 故爲之補註 前爲總論 後凡三十四條皆先列天問原文 次列集註 而後以補註繼之 亦間有所疏證然語本恍惚事尤奇詭 終屬臆測之詞 不能一一確證也

【楚辭燈四卷】內府藏本 國朝林雲銘撰 雲銘字西仲 侯官人 順治戊戌進士 官徽州府通判 王障今世說稱雲銘少嗜學 每探索精思竟日不食 夏月家僮具湯請浴 或和衣入盆里人皆呼爲書癡 然觀所著諸書實未能深造 是編取楚辭之文逐句詮釋 又每篇爲總論 詞旨淺近 蓋鄉塾課蒙之本 江寧朱翼

嘗作離騷辨一卷攻雲銘之說甚力然二人均以時文之法解古書亦同沿而譏裸裎也其於九章篇次自涉江以下皆易其舊曰惜誦第一思美人第二抽思第三涉江第四橘頌第五悲回風第六惜往日第七哀郢第八懷沙第九考王逸註稱屈原放於江南之埜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蓋以九章皆放江南時作雲銘此編謂惜誦爲懷王見疏之後又進言得罪而作時但見疏而未嘗放本傳所謂不復在位者以不復在左徒之位未嘗不在朝也其思美人抽思乃懷王置之於外時作然此時在漢北尙與江南之埜無涉惟涉江橘頌悲回風惜往日哀郢懷沙六篇始是頃襄放之江南所作如此說來既與本傳使齊及諫釋張儀諫入武關數事不相礙且與思美人抽思章稱造都爲南行朝臣爲南人及來集漢北等語哀郢章仲春東遷道遙來東西思故都等語一一印合云云然此說本明黃文煥楚辭聽直亦非其創解也

【離騷經註一卷九歌註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象已著錄案史記但稱屈原著離騷至王逸註本始於離騷加經字而九歌九章加傳字此稱離騷經從逸本也所註皆推尋文意以疏通其旨亦頗簡要然楚辭實詩賦之流未可說以詁經之法至國殤禮魂二篇向在九歌之末古人以九紀數實其大凡之名猶雅頌之稱什故篇十有一仍題曰九光地謂當止於九篇竟不附載則未免拘泥矣

【離騷經解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黎如撰黎如字文輶淳安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豐潤縣知縣是編所解甚略無所考證發明原附刻集虛齋學古文後今析出別著錄焉

【離騷解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成天撰。成天字良哉，婁縣人。雍正庚戌進士。官翰林院侍講。是編成於乾隆辛酉。大旨深闢。王逸以來求女譬求君之說持論甚正。然詞賦之體與敘事不同。寄託之言與莊語不同。往往恍惚汗漫。翕張反覆。迥出於蹊徑之外。而曲終乃歸於本意。疏以訓詁。核以事實。則刻舟而求劍矣。離騷之末曰：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蟠局顧而不行。即終之以亂曰云云。大意顯然。以前皆文章之波瀾也。不通觀其全篇。而句句字字必求其人以實之。反詆古人之疎舛。是亦蘇軾所謂作詩必此詩也。

【楚辭九歌解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成天撰。其說以湘君湘夫人爲一篇。大司命少司命爲一篇。併十一篇爲九。以合九歌之數。說尚可通。至於每篇所解。大抵以林雲銘楚辭燈爲藍本。而加以穿鑿附會。如河伯篇云：九河犀韓魏之境。而崑崙在秦之墟。韓魏不能蔽秦而東。諸侯始無寧日。與女遊兮九河。武關之要盟也。衝風起兮橫油。伏兵之劫行也。登崑崙兮四望。畱秦而不返也。靈何爲兮水中朝臺。如藩臣不與抗禮也。與女遊兮河渚。流澌紛兮未下。冬卒而春歸其喪也。則全歸之於懷王。又山鬼篇云：楚襄王遊雲夢。一婦人名曰瑤姬。通篇辭意似指此事。則又歸之於巫山神女。屈原本旨豈其然乎。

【讀騷別論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成天撰。此書又舉九章以下諸篇未及作解者。一一評其大意。謂離騷之作在頃襄之世。屈原之死乃身殉懷王。力闢史記記事之謬。謂九章惜誦惜往日二篇爲僞託。定爲河洛閒人所作。謂卜居亦爲僞託。定爲戰國人所作。謂漁父即莊周。謂招魂大招皆招懷王。其說皆不免武斷。至思美人篇託元鳥而致詞句。謂因張儀生出烏字。因商於生出元鳥字。其說尤不可解。

矣。

【離騷中正】無卷數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林仲懿撰。仲懿有南華本義已著錄。是編首載讀離騷管見數則謂屈原之賦以執中爲宗派主敬爲根柢。自敘學問本領陳述帝王心法與四子書相表裏其說甚迂故所釋類多穿鑿如釋名余曰正則字余曰靈均謂屈子竊取子思之道所言正則靈均與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相合是果騷人之本意乎。

【屈騷心印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夏大霖撰。大霖字用雨號梅臯衢州西安人是編成於乾隆甲子因林雲銘楚辭燈而改訂之據其自述自林本以外所見惟朱子來欽之黃維章三家本其論韻稱沈約爲晉人所引據者亦不過李漁笠翁詩韻蔡方炳廣輿記諸書前有毛以陽評謂朱子未暇註楚辭今本出後人之附會尤不知何據也。

【楚辭新註八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屈復撰。復字悔翁蒲城人是編採合楚辭舊註而自以新意疏解之復頗工詩故能求騷人言外之意與拘言詮涉理路者有殊而果於師心亦往往臚爲變亂如離騷曰黃昏以爲期兮二句指爲衍文天問一篇隨意移置其前後謂之錯簡九歌末禮魂一章欲改爲禮成以爲九歌之亂辭大抵皆以意爲之無所依據也。

【楚辭章句七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夢鵬撰。夢鵬有春秋義解已著錄是書就諸本字句異同參互考訂亦頗詳悉然不註某字出某本未足依據至於篇章次第竄亂尤多如二卷九歌內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本各自標題而刪除湘夫人小司命之名稱湘君前後篇司命前後篇六卷九章內刪

抽思橘頌之目統爲哀郢又移置其先後均不知何據又誤以史記敘事之文爲屈平之語遂合漁父懷沙爲一篇刪去漁父歌而增入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九字尤以意爲之也

右楚辭類十七部七十五卷內一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別集類一

集始於東漢荀況諸集後人追題也其自製名者則始張融玉海集其區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後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朓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略三十卷者其體例均始於齊梁蓋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後名目益繁然隋唐志所著錄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著錄今又十不存一新刻日增舊編日減豈數有乘除歟文章公論歷久乃明天地英華所聚卓然不可磨滅者一代不過數十人其餘可傳可不傳者則繫乎有幸有不幸存佚靡恆不足異也今於元代以前凡論定諸編多加甄錄有明以後篇章彌富則刪雍彌嚴非曰沿襲恆情貴遠賤近蓋閱時未久珠礎竝存去取之間尤不敢不慎云爾

【揚子雲集六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漢揚雄撰案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載

雄集五卷其本久佚宋譚愈始取漢書及古文苑所載四十餘篇仍輯爲五卷已非舊本明萬曆中遂州鄭樸又取所撰太玄法言方言三書及類書所引蜀王本紀琴清英諸條與諸文賦合編之釐爲六卷而以逸編之目附卷末即此本也雄所撰諸箴古文苑及中興書目皆二十四篇惟晁公武讀書志稱二十

八篇多司空尙書博士太常四篇是集復益以太官令太史令爲三十篇考後漢書班固傳註引雄尙書箴太平御覽引雄太官令太史令二箴則樸之所增未爲無據然考漢書胡廣傳稱雄作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則漢世止二十八篇劉驥文心雕龍稱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則又亡其三不應其後復出且古文苑載司空等四箴明註崔駰崔瑗之名葉大慶考古質疑又摘初學記所載潤州箴中乃有六代都興之語則諸書或屬誤引未可遽定爲雄作也是書之首又冠以雄始末辨一篇乃焦竑筆乘之文謂漢書載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於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謂雄爲仕於莽年者妄也云云近人多祖其說爲雄訟枉案文選任昉所作王文憲公集序家牒字下李善註引劉歆七略曰子雲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漢書成帝紀載行幸甘泉行幸長楊宮竝在元延元年己酉上距宣帝甘露元年戊辰正四十二年與四十餘之數合其後元延凡五年綏和凡二年哀帝建平凡四年元壽凡二年平帝元始凡五年孺子嬰凡三年王莽始建國凡五年積至天鳳五年正得七十一年與七十一卒之數亦合其仕莽十年毫無疑義竑不考祠甘泉猶長楊之歲而以成帝即位之建始元年起算悖謬殊甚惟王音卒歲實與雄傳不合然音字爲根字之誤宋祁固已言之其文載今本漢書註中竑豈未見耶

【蔡中郎集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漢蔡邕撰隋志載後漢左中郎將蔡邕集十二卷註曰梁有二十卷錄一卷則其集至隋已非完本舊唐志乃仍作二十卷當由官書佚脫而民間傳本未亡故復出也宋